

行水金鑑

百五十六
百六十

ル 5
1174
23



五
1174
卷 23



行水金鑑

卷第百五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軍務簡提刑按察使司副使正人級傅澤洪錄

兩河總說

此自明至今兩河總說也博採諸書其中或有事蹟相同之處祇取其文理之條貫亦不嫌其語言之重複也

國初都金陵漕舟於江其餉遼卒則自海運即元人故道永樂中改都於燕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由大江涉高郵寶應諸湖絕淮入黃河經會通河出衛河北之喉咽天下之大命也淮泗水相迫泗州祖陵在焉河決而南則逼祖陵抑而北則妨運道引而東河淮交注又慮有清口海口之壅順之則水直洩而漕

竭逆而隄之則此塞彼決而漫散為禍蓋二百四十
餘年智臣謀士彼善於此者則有之未有能使橫流
奠安永為百世之畫者也請按黃河之原委及諸運
道海道與當代治河之得失諸家之謀議而叅以管
見俟治河者財擇焉考郭璞稱黃河之源起崑崙山
潛行伏地至于閩國乃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
由積石入于中國逕湟中至寧夏靈州復入虜中曲
折行二千餘里名曰河套即我故東勝等地淪於虜
者至山西之老牛灣河始入中國套故沃壤而寧夏
阻河歷秦漢唐鑿渠引水灌種河為中國患獨此受
其利自河套不守民苦虜掠不得耕耨而地亦荒蕪

矣河既合秦晉諸川其流始大至河南遂散漫泛溢
至山東勢益峻急衝突考之三代以前河東北入海
未嘗與淮合也自漢徙頓丘隋煬帝引汴而河始入
淮濫觴於宋熙寧澶淵之決至於今日全河入淮矣
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
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
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
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按輿地河由
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太行諸山夾之相盤
束不為患澗池孟津而下岸無山矣即河南有北邙
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一面北岸無所夾東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六
二
至武涉又合以伊洛沁汜之水故其下益汎濫者必然之勢也按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又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于海而水患始平至殷盤庚乃數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棗自武帝築宣房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穿六塔開二股識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又謬矣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淤安山湖而元會通河故迹遂湮時以海運遼餉故獨議河無議漕成祖北遷始

猶海運實燕京已復會通河海運遂罷時河歲爲變平江伯陳瑄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賴焉正統十三年溢滎陽縣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景泰四年徐有貞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金龍口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而河入漕自此始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趨張秋出中牟下尉氏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漫四出不可禁白昂婁性築隄鑿渠南北分而主疏五年復決金龍口未幾又潰張秋隄奪汶水入海東昌臨清流幾絕而漕舟遂阻羣議洵洵謂河不

可復當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過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壩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箱等處隄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分五洞以洩水勢正德四年濬皮狐營決曹縣之

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廓田廬命官修濬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至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

災異罷役命官即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
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
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九年自沛北徙橫流
金鄉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陵寧故道及
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
以河流改遷罷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隄一道長
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抵單縣侯家林築長隄八十
里十六年鑿地止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二
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蕩河
東注以濟二洪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注泗州

合淮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決
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
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
縣等處不果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
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
碭山趨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四十
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
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
乃接六年所鑿故迹役夫濬之為南陽新河又疏舊
河自留城至境山又隄馬家橋過河流之出飛雲橋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六
五
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茶城時有淺阻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六年築隄自徐邳至宿遷三百七十里萬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間并護房村等處隄岸及築遙隄四年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濫如故曹豐徐邳之間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議者又開支河濬海口督漕都御史潘季馴巡

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築隄以制河南溢嚴五壩啟閉使河內不得衝閘而蝕漕諸縷隄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隄短處防護未周者連接築以爲即有異常泛溢縷隄不支至遙隄而極可恃以無恐矣然隄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並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漸疏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

河復大為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州幾成魚鱉之鄉祖陵松柏槁於水者過半皇上震怒急遣科臣荒度之至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為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堦數十萬金錢置烏有矣漕臣曰黃堦不塞必為祖陵憂為運道梗按臣亦云當乘伏落以挑淺塞黃堦節制黃流依然東注而河臣弗聽也置黃身之高於不究黃堦之決於不

塞比晉大司空假手代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圈旋即告阻數十萬金錢又置烏有矣鬱鬱祖陵蛟龍將騁徐邳中流翦焉幾斷河臣劉東星以憂死皇上又赫然震怒斥大司空簡河臣李頤往視事條利便以聞又以憂勞病殞再簡曾如春時議以為治有標有本在因其緩急曩祖陵所恃歸仁隄以為捍蔽未嘗不完且堅也今蒙牆衝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澤至秋水發深為可虞爰議接築汴隄遏絕黃流自歸德至永城築隄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舖至東關築隄三十餘里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遷白洋河無為陵患又慮徐沛一帶河道淺澀

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縣磨兒莊做閘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間二座并挑濬河身廣蓄泗汶泉流以濟重運又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園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之力大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利永矣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口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邳宿遷其間應挑應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夫婦料約銀一百四十萬派夫一十二萬餘或高築隄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隄壩令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壩導餘流歸白河

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約以兩基告成蓋將使陵運永無水患而中州之民不爲魚也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挽之使東其勢非東方之盡下不可且王家口地視黃河水面高者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闊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此與黃河比大絜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衝不去鑿者不勝淤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勘者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邳一帶全河門戶運道襟喉先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六
因黃堦口決分奪全河之水嗣因蒙牆口決盡奪全河之水致一望平壤所在膠舟不聞一勘焉議者又曰自大浮橋以至邳州河身深闊不減昔日呂梁洪水面以上尚高二丈餘其間磨兒莊雖稍有淤灘全河俱在畧加修濬黃河一到可無阻碍誠大加展闊未有不順流而東者又一說也然總河議纔兩月王家口已無迎溜之勢旋開郭遂莊以達下劉口矣或謂賈魯一河蒙牆黃堦二決口之水俱入其中爲下必因川澤力半功倍焉而議者又以復賈魯河不便於河南開王家口便於河南不便於山東噫苟有利於社稷安問其河南與山東也第恐水勢難強南隄

不能束其溢石壩不能攢其流灌城郭漂人民山東之水災頻仍河南之阡危轉甚矧其禍又不獨在河南山東而中於陵運也昔宋熙寧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既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以紓恩冀深羸以西之患帝曰東流北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真仁人之言哉今奈何爲一方擇便也矧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今王家口在蒙牆決口之上十五里其河則黃河也不辨牛馬望洋向若即汲鄭王一延之徒猶且却步而不敢前顧欲捧土而塞孟津可乎夫新河既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

新河終為淤澱是棄前功也塞之又難為力也無論全塞即稍壅之其上流銅瓦廂芝蔴莊黃陵岡諸處水決裂四出若黃陵岡一決則水滄漕河奪汶濟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建閘濟運其事勢不侔矣且夫李吉口淤而黃堎口決黃堎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傍決復塞則愈決愈上此往事之明鑒以下俱明副書大通河即潞河舊為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為七里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

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為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疏功不果就嘉靖六年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造剝船三百隻分置各閘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官相視地勢自河西

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於淺處設鋪舍
置夫甲專管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自此而
南運河淺鋪以次而設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之輝縣蘇門山東北流會
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
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
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北河自德州而下
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開渠至
安民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
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

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
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
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疏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
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過汶水使西
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
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
汶河一出新泰縣官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
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
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
經寧陽縣北埧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
元於埧城之左築壩過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

二水以達於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洗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洗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

洗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閘河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即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塔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啟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塔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洗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于陶止北又東北會于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旁有河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一
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
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
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
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
河趨陳潁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
衛之故道始湮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
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
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
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成
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乃經理沙

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身裏溝等壩引薛河由
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
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湖次年工
成又為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隄三十餘里凡
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
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
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閘計六十餘
里積水俱有宣洩滕沛利之

泗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中微湖沂河兗
東汶泗沂費滕嶧諸山水鍾焉為徐邳橐鑰引泉水
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泗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

可避黃河之險隆慶中朱衡建議下羣臣熟計嗣是
言官屢請舒應龍創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續劉東星
分委諸臣併力疏開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
塞舊漕使水專一而不分建豎壩閘使水潴蓄而不
洩然河狹微有土山第便輕舟其下版石人力難施
而說者以開韓莊之山礮不過數十里鑿梁城之山
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數萬憚此數十里之艱
而日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惜此數萬之費而歲置
十百萬於洪濤潏瀆之中孰難孰易況設閘必須用
石則開鑿亦非虛糜矣

元故都北以居庸巫閭為城南以大海為池轉運之
路淮安為中樞河運為左翼海運為右翼永樂中尚
循元之故道以會通河成遂罷邳濬嘗極言海運之
利而羅洪先訪其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載
之輿圖中所以屢議屢格者不過動色於風濤耳不
知海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其習知島嶼以灣泊審
潮迅颼颼之期以為趨避自可無患且元人海運所
以有失者起太倉嘉定遷而北茫茫萬里風濤叵測
無山可避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中多島嶼
可以避風而登州有海市云是石與水氣相搏映日
而成則水淺之証海運必通膠萊輿地圖云登萊本

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壩閘遺址尚在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膠萊訪其遺跡爲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遂有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口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貯潮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嶺開鑿雖難止三十里耳河成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壕麻灣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凡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即海行止由海套不泛大洋歷劉家蓬萊島沙門黑

水成山諸險功垂成會獻去官中罷今故老猶能道其詳且謂糈不過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他勞費二年可告成功與河運遞用此塞則彼運彼塞則此運仍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衛漕防倭亦一巨鎮也難者謂隆慶中王宗沐嘗行之誹刺藉藉會再運三百艘壞而罷然河勢湍悍適逢其怒不啻海波之惡聞河中兩舟難並魚貫逆遡一夫大呼萬櫓俱停一舟連觸數舟並壞較之海運利害亦相當矣抑霍韜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故道莫若於河陰原武之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於臨清天

津不惟徐沛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
冬夏水平則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
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
黃綰又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場
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河中積沙
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鈞兒口北至安
山即宋之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改漕經
焉可免濟寧高源淺澀之艱又一說也淮安之東南
有高家堰永樂間通淮河為運道築隄堰上以防淮
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
里建閘遶為啓閉而築壩以殺水勢自清口引淮為

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八淺及
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
運道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
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多敗溺弘治三年於高郵迤
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嘉靖五年於汜光湖
東開新河三十里康濟河遂棄萬曆十二年又於隄
東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
河蓋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其有溝可通注於海者置
水閘以防其洩又南則為儀真之上下江口及瓜洲
便河皆由江達淮之運道也

黃河為運道之最險曰徐州洪亂石峭立幾百餘步

故又名百步洪去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上下
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萬曆十一年議由昭靈
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設
閘以避咸港之溜

士奇曰河源起北紀之首曰北河江源起南紀之首
曰南河江始岷山浸至楚荆波濤洶湧奔流赴海河
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為患最大治無善策何哉夫河
能為災亦能為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
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
耕之土分畦列畛畝自為漕頃共為渠疏而成川窪
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濬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

耕斂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試觀
沿江圩田重重連隄即有衝決距至百損故能束橫
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
不為利遂反為害稍暘則傾瀉而無所停淫雨則肆
溢而無所約桑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可以人
謀則寧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
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曷嘗
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損益相生利害旋轉者也墾
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
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為暴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
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六
七
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為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為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澳全以航海致富以為島夷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嗟夫非常之原世之所驚也即十全之墾田猶病阻格况海運利害叅焉者乎然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備緩急墾田不可興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遺派治河派壅而河終潰舍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為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利也計今獨泗陵不得不嚴為隄其他無分河南山東第相河必下之勢以成其必由之道亦如南江庶幾一方病而諸郡猶不為

魚乎若夫彼此顧忌首尾牽制較利害於毫毛而不權重大取旦夕之苟安而不計久遠石砥強鑿而罔功漏卮旋塞而隨裂此無異於捧土為戲者也余前過徐相水之勢必決入城語分巡公急移民出而以愚民不可與慮始請公以身先之公以予為迂憚弗徙也未踰年而河夜決盈城半為魚矣公舍居高與居高之民得以舟濟

以上俱明副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七
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上疏為備陳黃河事宜以
寬聖慮事臣歷魚臺縣按視新隄工程及黃河水勢
適新水汎漫兩崖無土工力難施乃捨舟陸行繇金
鄉縣歷曹武入河南界開挑梁靖口通賈魯舊河關
趙皮寨越汴梁抵孫家渡隨處分派丁夫督以官屬
蓋欲疏濬上流分殺水勢徐為下流築塞之計乃放
舟黃河中流遍觀大名等府舊嘗決處返棹曹單循
魚臺出沙河驛泊雞鳴臺往來魚沛間督築新隄決
口時已六月盡間矣臣竊伏自念頃者黃河變遷運

行水金鑑

兩河總說

卷第一百五十七

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上疏為備陳黃河事宜以
寬聖慮事臣歷魚臺縣按視新隄工程及黃河水勢
適新水汎漫兩崖無土工力難施乃捨舟陸行繇金
鄉縣歷曹武入河南界開挑梁靖口通賈魯舊河關
趙皮寨越汴梁抵孫家渡隨處分派丁夫督以官屬
蓋欲疏濬上流分殺水勢徐為下流築塞之計乃放
舟黃河中流遍觀大名等府舊嘗決處返棹曹單循
魚臺出沙河驛泊雞鳴臺往來魚沛間督築新隄決
口時已六月盡間矣臣竊伏自念頃者黃河變遷運

道阻患陛下日夕憂勤乃用言官議不以臣愚不肖
謬承其任臣圖報無方不敢愛死雖溽暑馳驅豈敢
辭勞即今各處工程雖未報功而始終本末已得梗
槩用敢預先上陳庶幾稍寬陛下宵旰之憂亦臣區
區犬馬之微誠也臣初受任時訪求士大夫及道途
來往皆以魚臺水勢洶洶似不可為乃今觀之殊有
未然夫天下之事可以遙斷者理而不可遙定者形
故耳聞不如目見意料不如身親今議者欲尋故道
而不知故道之未可盡復欲除近患而不知近患之
未可亟去臣請終言其說夫黃河遷徙自古不常今
北自天津南至豐沛無尺寸地無黃河故道其在當

時無不受其害者古今言治河者俱無上策唯漢賈
讓言不與河爭尺寸之地先儒避之以為至論今必
求河之故道則禹貢時九河乃在河間滄定間隨引
河水入汴南達江淮又引河鑿渠北通涿郡今涿水
路絕惟淮流如故然已非向者之舊漢唐皆都關中
不惜河水之用宋以都汴切近河災其防河與防北
寇糜費若等然自始迄終河患莫絕我朝定鼎燕都
一切漕運取給東南自淮達徐皆藉河水之力往年
河入豐沛沽頭上下諸閘皆廢而舟楫返利今年天
旱不雨運道幾涸濟寧以南若無魚臺之水則漕舟
非旬月可至此河水不可無之明驗也臣到河南見

河東北岸比西南低下不啻四五尺若引而決之繇東平張秋入海爲力甚易魚臺之水涸可立待然中梗運道東充以下必皆阨塞故國家立法盡三省之力自開封府筒瓦廂以至考城縣流通集等處防守東北岸如防盜賊意固有在然猶未也又必如議者之說地道變遷九河可復繇鄭衛滄景以至天津入海庶幾河患永絕然恐徐淮以下一帶皆涸尤不可之大者也昔者禹治九河不過達海而止古今以行所無事稱之今欲治河之患而又欲借以濟吾用使禹復治必不用往日之法矣臣所謂故道之不可盡復者此也河水所至必爲民患今不暇遠舉且如弘

治年間河溢曹單湮沒一二十年至正德年間河徙豐沛而後曹單之患息又一二十年至前年夏秋復徙魚臺而後豐沛之患息今飛雲橋路絕高過平地又純是淤沙人力難施決無復通之理縱使復通不過移魚臺之患於豐沛是一患未除而一患復生也夫河水驟至名曰天災人猶嗷嗷今豐沛之民方且息肩又欲引水而灌注之民其謂何昔宋神宗時河決滄景司馬光議棄北流而治東流以俟二三年河流深廣然後徐議神宗曰東北流之患孰爲重輕光曰兩地皆吾赤子然北流已殘破而東流尚完議者以神宗所問有君人之度而司馬光所見得權時之

宜援古酌今何以異此臣所謂近患之未可亟去者
此也臣歷考河志洪武元年河決舊曹州自雙河口
入魚臺縣太祖高皇帝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
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塞淤乃修師
家莊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坡接引曹鄆黃
河水以通梁晉之粟永樂九年太宗文皇帝復命刑
部侍郎金純看視河勢發河南運木丁夫開濬故道
自開封引水復入魚臺塌場口出穀亭北十里以修
太祖時故事今所謂永通廣運二閘是也繇此言之
則魚臺乃河之故道議者偶未之考耳為今之計欲
治魚臺之患必先治魚臺所以致患之本欲治魚臺

致患之本必委魚臺以為受水之地蓋河之東北岸
與運道為鄰惟有西南流一繇孫家渡出壽州一繇
渦河出懷遠一繇趙皮寨出桃源一繇梁靖口出徐
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
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
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然臣所以
欲暫委魚臺而不治者其說有三其策亦有三夫治
木者先正其本濬流者先導其源上源既分而下流
自殺其說一也臣初到魚臺夏麥已收新水適至被
水之鄉已為棄地縱欲耕種須待明年今歲不治民
不大病其說二也河流既久將自成渠因而導之當

易為力既免勞費無益之憂且無東奔西突之患其說三也五月二十二日臣已將梁靖口開通賈魯河六月初五日又將趙皮寨加闢深廣但魚臺之功未完以此未敢具奏惟孫家渡雖已挑通而行水尚少方議開濬渦河一道議者以中經祖陵未敢輕舉今山陝巨商往來汴梁者皆繇小浮橋直沂梁靖口趙皮寨河口舊止五十餘步今已闢一里許下流不能容乃至漫入夏邑此二河皆上年所未有之事大約河勢已殺十之三四然魚臺之水所以未即消者以前人議築新隄橫亘其東無所於洩故也臣初到時即已病之今議於新隄開設水門數處使入昭陽湖

及盛應期所挑新河出金溝留城境山庶幾西岸之水可以少平然一時木石俱難卒辦聊以椿葦權宜應變而已候秋水稍落之後另議興工魚臺之水雖多然皆汎漫實未成河其趙皮寨與開封府筒瓦廟大名府杜勝集等處相對梁靖口與曹州娘娘廟考城縣流通集等處相對臣已預戒官夫重加捲埽乘此魚臺之水下壅之時逼之使西南流一策也二河既通孫家渡冬月可完雖渦河一道方在別議然以其一出魚臺四道並行其勢已弱則所來之水反足以濟吾運道之不足如往年河出豐沛沽頭上下諸閘不事啓閉而舟楫通利一策也萬一溢出穀亭以

北則候其河流漸深河渠漸廣因而通塌場口故道
今永通廣運二閘俱存閘夫編設如故嘉靖六七年
間曾因大水糧運皆繇此行比與濟寧諸閘近便甚
多此可以復國初之舊又何患焉一策也夫有前三
說并此三策故臣斷然以賈讓司馬光之言為可行
然臣私憂過計黃河變遷自古不常以臣之愚豈能
逆料於三策之中但審觀事勢為今之計不過如此
萬一此後果如愚慮出臣前策則河有西南之漸永
無運道之虞固其上也出臣後策則借此河水之力
足資運道之利亦其次也臣才識迂疎不逮前人而
又承此久殘極弊之餘東馳西驅奔救未及伏望陛

下鑒臣愚慮察臣愚忠不棄芻言不惑流議特與密
勿大臣叅議可否使臣得以一意從事庶幾少畢犬
馬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尤望陛下少寬南顧之
憂以享和平之福臣不勝惓惓願望候命之至

戴公之疏實錄已載其畧在黃河二十三卷嘉
靖十一年茲以其言黃運相關之故又備錄於此

吳山治
河通考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
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
塌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
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穎入淮而故元會通河悉
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
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

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
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
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
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
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八
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
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止金龍口漫祥
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
封考城歸德入於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
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
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訛言沸騰

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
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
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
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一濬四府營於河由陳留
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
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
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
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
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
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隄自魏
家灣起至雙堠集亘八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隄三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七
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
吳士舉莊衝雞鳴臺七年淤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
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
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夫九萬八千四
閱月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
亭舟行間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塲口衝穀亭
十一年十二年水竟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
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
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亳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
口漸奔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
涸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太北四村諸集攻開數口

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
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
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
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
二十六年決曹縣衝穀亭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
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
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
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
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
趨東北段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
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

山豎城集下郭貫樓又折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
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
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併淤之幾也
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
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
二股內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
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
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達徐
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
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漫散
湖坡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八

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濬留城舊河
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一百四十
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
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
河而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隄成
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
濁河雞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
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為
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崖為山所束
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口
曹家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

家口張擺渡口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
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是頭灣八十里而河變
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
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
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沕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
都御史潘季馴乃役丁夫五萬開是頭灣僅僅一溝
遂塞十一口併衝口溝大疏導而八十里之故道漸
復明年議大隄兩崖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
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尚
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至悉罷膠沕之議而一意事
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

兩隄成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守如
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通萬曆元年運又太通
議始定夫黃河有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十
一枝上流而復歸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隆
慶五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河
故枝通而幹淤若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
與其瘁幹孰若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
黃河合流防守爲難然運之利也國家全藉河運往
事鏡之何嘗一年廢修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免修
守之勞而不欲事隄以永圖餉道之利又不虞河分
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

之所以利運者歟

治水筌蹄

河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兗浮濟漯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於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于河也獨今日哉

于慎行河防一覽序

太常卿余毅中全河說云洪惟我國家定鼎北燕轉

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治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以縷隄爲足恃而疑遙隄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隄近則逼迫難容隄遠則容蓄寬廣謂縷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

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舊之談而懵時宜之窾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泐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

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為魚耶然諸為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寄洞炤委源才諳精誠並稱絕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策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隄坊則衡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隄固矣并隄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隄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

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舻若履枕席轉徙子遺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謂水循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隄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於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

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若謂閘壩之復行李稍滯然河渠旣奠而行李益通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知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與

歌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
也使非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
繫騏驥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
必敵使非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
功蜚蝗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
廢馳驅使非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
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
敢踰使非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
功空柯無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鷲乏粒則易牙不
能以炊使非聖明之破格折兌而大費不悛也其何
能功張鵠以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

人罔不奔使非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
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
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
此善乎部疏有云其本在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
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尚仰體君相
任人圖治之心俯察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
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
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
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允翕當與國家億萬
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
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

行水金鑑卷之五十五
古
嘗謂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
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
業黃水自崑崙入徐邳歷桃宿至清口會淮而東入
於海淮水自桐柏入鳳睢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
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故元歲
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國朝永樂
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淮
以南自山陽起至瓜儀計三百餘里淮以北自清河
起至徐州計六百餘里又四十里而至鎮口矣糧艘
一入鎮口則運事可冀保全自古餉道之便無逾於

作左契焉

河防一覽 毅中字子執
銅陵人萬曆甲戌進士

此此平江陳公獨為注念而矢謀以裨國計者也方
其始事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
捍之自新莊鎮起至越城止計一萬八千一十八丈
橫亘西南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
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
山至柳浦灣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
衝入不免泥淤也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
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
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民到于今
受其賜此古人已試之良規也為今之計惟在修復
平江之故業而隨時斟酌之可也宋儒朱子有言禹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七
五
之治水只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乾則上面之水
自消由斯以譚欲得上流之沛達必先下流之疏通
明矣試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之所如白塗河石碓
口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流而
上將高郵北界開清水潭寶應南界開子嬰溝山陽
東北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闢其窄隘使河深廣中有
所受下有所洩而餘水易達於海則興鹽秦之水有
所歸宿而高寶之水次第東行矣如是則汜光諸湖
可令虛腹而武墩周橋高澗之水容納有地矣倘慮
西來水多一時宣洩不及再於瓜洲十壩開十閘口
儀真五壩開五閘口灣頭閘旁增置一壩令入通秦

鹽河則分洩之路既多潰決之患可免即使伏秋暴
漲不能爲災自淮以南之運道可永保其無虞也傳
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釋者曰地中兩崖之
間也由斯以觀則河水之行非汜溢四出明矣試將
我家口新衝口黃埕口義安山口盡行堵築使全河
之水悉歸故道或如萬曆二十五年故事引水從小
浮橋入正河則水合力強積沙自去河不濬而深矣
如慮靈雨爲滂黃水溢決除崔鎮徐昇季太三義減
水壩四道外另於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
清河之安娘城增建減水壩三座如水高於壩任其
宣洩水與壩平任其停蓄則下流疏通上流利達不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七
六

惟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壅淤自淮以北之運道可
永保其無虞也議者謂河水溢決病在兩隄東水太
急勢乃中潰故古之治水惟曰疏曰濬曰排曰決未
聞築隄而反障之也殊不知古之治河者去民之害
而止故可疏可濬可排可決隨勢利導不與水爭今
且資之以爲利一則環帶陵寢一則灌輸漕餉而民
生又其次也治之者去其害且虞併去其利留其利
又虞併留其害利與害相倚去與留相持展轉圖維
求爲良策乃興築隄之議蓋築隄所以束水束水所
以刷沙計無善于此者若散漫無制任其所之則潰
敗決裂茫無下手而于祖陵運道民生胥失之矣嗟

嗟遙縷二隄之設先臣卓有深見非可易視之也自
徐抵淮兩隄相望蜿蜒綿亘勢如長山挾河中行即
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蓄
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
侵增續禦寒則寒不能入自然之勢也故在遙隄之
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田廬亦免滄沒雖
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
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隄即止嘗考弘治以前
張秋屢塞屢決先任都御史劉公大夏將黃陵岡一
帶增築太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
明驗也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七
決隄爲害何哉卑薄而不能支也迫近而不能容也
雜浮沙而不能久也隄之制未備耳議者不咎制之
未備而咎築隄者之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築隄之
法必真土而勿糝浮沙必高厚而勿省工力必讓遠
而不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議者又謂泗陵水
滄咎在高堰遂上疏極言堰之爲害欲盡撤高堰而
後可殊不知高堰一去淮水南注峻若建瓴山陽高
寶以下盡爲池沼且淮水大洩力不能控黃萬一黃
躡其後與之俱南不惟運道旣傷而祖陵合襟王氣
亦從此大損矣然則堰亦何負於治河者而諄諄欲
去之耶况一堰之間三開溝澗自足洩水其與拆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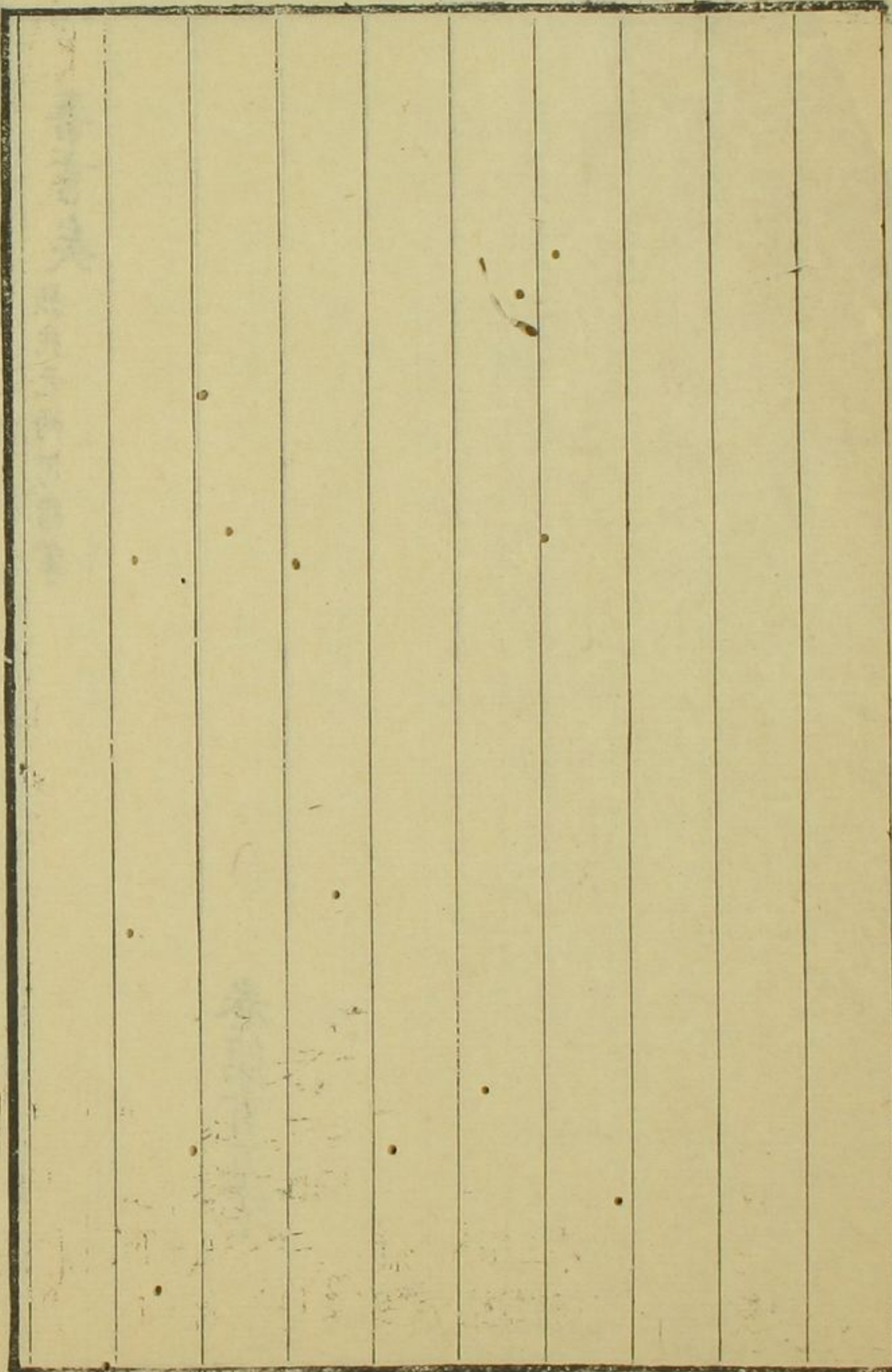
同也發言者特未之思耳議者謂黃不兩行黃壩新
河之開得非添足之蛇乎余曰不然當祖陵滄浸之
時天威震赫臣下憂危總河楊公一時分黃洩水使
淮水通流而泗水尋即消滅總之急君父之難而他
非所計也今黃水從新河行者若湍急如初由清口
出者猶安然如故則運道原不相妨無容別議若清
口日漸淺澀而新河浩蕩奔騰則有奪正改移之勢
前議鮑王決口建立閘座似不可已運船從此入口
轉入新河以就正道此總河公初意也若新河勢緩
土淤則止建一減水壩以備滿溢不必重濬復費工
力也凡此皆黃淮之大較運道之坦途亦治兩河者

行水金鑑卷之五十七
之要法其他如儀真東關等淺歷石人頭楊子橋三
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
壞黃浦決口高堰隄埂均應修理清江浦長隄卑薄
柳浦灣至高嶺舊隄塌損桃清邳宿兩岸遙縷二隄
時加修築或葺舊工或勅新址或因高阜或填窪下
一一次第舉之則運道通行自垂永利此在當事者
臨時區畫隨地制宜非搦管者所能殫述也張兆元
曰當今運道其藉力淮黃二瀆不淺矣若令黃不旁
決則衝漕力專淮不旁決則會黃力專淮黃既合則
控海力專河不必闢而沙自刷海不必濬而水自深
此正以水治水行所無事之智也雖神禹復起不易

吾言矣

張兆元兩河指掌

卷第百五十七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五十八

兩河總說

我朝黃河之役比之漢唐以後不同逆河之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灤運又罷專出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於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闕為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秋潰決運道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一
不通宋時澶州一決灌壞州縣數十為禍不小況今
之防河自底柱而下行於平地既防決大名又防決
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
陽又欲過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
之舟此其計誠難也今河南修河之役盡民力竭民
財矣隄密於田畔地破於潰瓜及今不處禍未已也
為今之計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
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遂爾中止今猶
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
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
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

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
可也或講求海運之法即不能如國初婁淞開洋歷
大洋之險宜考禹貢碣石入河沿江入海海運之說
及秦時起瑯琊負海之郡之說唐人雲帆遼海糯稻
東吳之說或於淮口入海遶出登萊大洋經海倉昌
邑海豐以至天津可也或云登萊外洋有白蓬頭水
有官綠大洋黑水大洋又有礁石之險則由淮之清
口入海遶出東陬山風帆一日夜可達青州安東衛
篙師柁工皆安東人商賈時時往來由安東衛風帆
三日可達膠州其間惟石白島唐島二山頗大而險
今私舶往來遶出山後未嘗有覆沒者既至膠州入

新河可二百四十里至海倉復入海新河者即膠水也東爲膠東西即膠西也相傳勝國時亦嘗濬此以避東海數千里之險者蓋膠之東南出即墨鼇山成山折而西出登州北海始達海倉不若由膠河之爲便易也又自海倉一夜便可到天津蓋相去三百里今天津海倉間人販易載小艇乘月夜往來也所謂新河者原出高密界中大水泊南北分流南新河流入南海北新河流入北海雖出高密亦由諸野川澗合流始大夏秋爲甚南至膠州東界北即海倉巡司海倉有大舟載米麥可三五百石意即古者運青萊之粟由海入薊之處也自海倉至天津海濱更無山

陵之險如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博興濱州利津海豐蒲臺陽信鹽山慶雲滄州迤東皆平行斥鹵之地可見矣河北有警臨清濟寧可憂也淮西北有警清口豐沛可憂也江北有警邗溝上下可憂也故海運之說亦不可不預爲之計正統也先之難喜寧道之據臨清正德劉齊之亂運船煨燼者五六千艘此往事明徵今直恬然謂無事耳憂國者宜有先事之防矣

鄭曉吾學編餘 是又一邗文莊海運之利之說也隆萬太天以至明亡言新河者皆本此

從古治水稱神禹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蓋特遡其流入中國之始以爲肇端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矣而不適於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用故論禹治水導河斷自龍門積石始河從積石東
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
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
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
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
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爲大
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泲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降
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
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逆迎也蓋
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徒駭等八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

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
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
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
一失從此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
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始失故道漢文帝
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
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邱
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
州即大野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
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
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四
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
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
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
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
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止泛於澶濮曹濟
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為河
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
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
宗時決冀州棗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
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獨
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

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
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止諸界其時
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
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為河治
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即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
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
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
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
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元製平河碑文並
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為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
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五
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
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
樂時歲為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
議濬黃河故道尚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
計改從南旺分水過汶北合漳衛過泗南入沂淮其
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洩之有溝渠
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
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
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
支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
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

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
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
無筭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
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閘疏水之
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
更北出而濟漕渠之涸弘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
中牟分流為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
陽武封止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睢
歸虞永夏碭蕭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封止之于家
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
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與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

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郎白昂治之河倏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淤昂乃築北堤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閘以節運河之水盈則洩之海而東兗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堤二千餘里隨堤植柳百萬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南塞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

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弘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口方興而復決張秋東堤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歲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為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七
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為築兩長堤感
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
里曰太行堤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
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
守必復至張秋為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為
減水壩以殺衝蓄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
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
口水溢大隄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隄以護之正德
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
城武楊家口衝雞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尚
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

漕河而總南入於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
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於昭陽湖東岸獨
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
南接留城北接沙河河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
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
水爭地者七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
治之衆推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
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
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詔
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寧
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引黃河便或謂浚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
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
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
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
衝決植柳株以護堤圻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
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東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決
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
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
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會通河制運即通
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
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

陸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
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
南京刑部尚書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旣至
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開
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來匯之其勢遂絕
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即橫決
得湖而止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
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留城
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
是河決沛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於新集郭貫樓諸
處上源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

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乃鑿舊渠深廣之爲閘八減
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
十里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
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
衝坍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譁然給諫吳時來言舊
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宜亟疏濬仍詔衡
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河各支河堤壩以資蓄洩
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
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
餘寶應湖堤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
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

然後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
導之方四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
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
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
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
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
言治邳河闕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復
古道五年河決雙溝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
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閭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浪淺
諸口凡十一枝流旣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
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

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
棄黃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洶河海運乃復起潘季
馴開是頭灣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
以漕舟壞被劾去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
城南北築兩隄以防河水之出入北堤自磨臍溝迄
邳州之直河南堤自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
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
安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
小試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
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
海運專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傅希摯

議開洶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
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
芳上言淮揚洪潦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汊港歲久道
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鹽安
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
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
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不必
專事雲梯為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
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為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
水隨躡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
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沮梗，議者謂諸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汐往來，隨浚而亦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即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導河也。若令河決土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堤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堤

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張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汜縣及東明長垣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州大水，淮水泛起，高於城，溺人無算。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為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仕三已，一以求故道，築堤束水，借水衝沙為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堤，一增支渠，大堤一增砌石堤，一浚河避湖諸事，並於運道民生有利二

十三年泗水為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
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
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關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
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
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
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
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堙口溢於夏
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
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堙口深淵
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利運尋久旱運
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堙口及上

歸灣活甯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
上言謂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言未斷之流已足濟
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
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于黃家口漲衝魚
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
前所開加河遺跡喟然興歎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
艘通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為出險矣按開加之議
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曆三年中丞傅希摯
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莊
引湖水注之加始啓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東星鑿
侯家灣梁城通加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是

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泇之功蓋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湖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尚有一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然則治黃者固先保運而利運者不尤急於治黃也哉天啓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篋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

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泇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河坎數四引黃水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澀明年漕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泇河榮嗣被逮然駱馬湖間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 漕運一河泇河以南勢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開河以內苟一近黃未有不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之務至即使黃流水大不得已爲減水之策亦宜疏之使南不宜

行水金鑑卷一百五十八
通之使北也運河經宿遷入董家口由駱馬湖進泇
河此開泇後初制也後因淺劉口磨兒莊等諸溜水
急壞舟改從陳家口進駱馬湖及至駱馬湖淤劉崇
嗣遂有別鑿新河之舉而究無成功是駱馬湖乃必
經之要路也邇年黃河身高黃水倒灌駱馬湖每至
淤淺議者必將別開一河以達泇河始得避駱馬之
淤恒謂莫若即於駱馬湖東岸近馬陵山脚隔出一
河設閘以司啓閉使黃水之沙不得倒灌而入則永
久可無淺淤之患但恐需費浩繁猶之泇河未成之
先格而難行耳并識臆見以備采擇

山東全河備考

卷第一百五十八

行水金鑑

兩河總說

卷第一百五十九

漕河南盡瓜儀北通燕冀其間自昌平州神山泉等
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
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水入海者白水也
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
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
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閘上會泗沂洸三水
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會流而來出天井
閘與汶水合南流至南陽出夏鎮每年俱於三月開
彭壩入加河出直口入黃以濟重運入加至九月閉

彭壩由呂公堂濟回空由徐州大浮橋入黃南下者
泗洗沂并山東泉水也自直河口至清口者黃河水
也自清口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淮湖諸水也 國
家歲漕四百萬粟以實京師餉各邊勢必由河以濟
是治河即所以治漕但兌運之先後漕輓之遲速而
閘壩之啓閉水勢之蓄洩恒必因之是漕治而河亦

治 南河全考

國家漕輓之政凡三四變云洪武間定鼎金陵則漕
於江餽餉遼卒則因元舊漕於海自永樂北都海運
由直沽達京師者未改其自河運者則由江入淮由
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縣由陽武陸運至衛輝府入

衛河抵北京及會通河開則始漕於裏河而海運罷
矣裏河者即今南盡瓜儀北通幽冀者是也其間自
昌平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
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
入海者白水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
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
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南天井閘會
泗沂洗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
而來出天井閘與汶水合南流至今新河出茶城以
會河淮者泗洗小沂河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流歷徐
呂二洪至邳州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黃

河水也自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真瓜洲者高郵寶應諸湖之水也過此則大江矣然臨清而北衛水盛自徐而南黃流盛唯自臨清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之渠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以爲用夏秋漲則懼潦冬春微則病澁漕河襟喉獨此稱最要矣然開河雖至要猶可以人力爲也徐州以南運河會黃河而利害大矣工部尚書朱公衡以黃河侵啗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爲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

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加口之役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加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去路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於壘堤以障河吾恐盡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堤基廣二丈崇七尺勢不加矣徐沛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仞則丈堤尺土實以激其怒而濟其暴也夫河性至湍悍必有以瀦之則緩其性而不爲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爲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漢人有

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懼黃河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徙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淮邳上下毒遭全河之害而為運道憂也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以瀦河也自荆隆等口重堤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無所瀦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闕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無所分矣既無所瀦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

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睢化而為溟渤焉未已也故今日治河唯開趙皮寨口濬亳泗歸宿舊渠而已而議者有欲分沁水入衛以殺河患者有欲於陽武上下開一河引河入衛者夫河於四瀆中為最大分沁若牛之一毛折一支而欲以殺河是猶以掌堙也若白河非黃河比也而底多淤沙衝決遷改頗與黃河同或謂令每運舟自擁兜杓三四五具遇淺即濬此亦省費之一策要之白河甚廣沙故漫漲以堅堤束之沙亦可以隨水而去有為建閘之說者謬矣若徐呂二洪之險自昔記之乃今則有異焉全河東注深且二三丈水平石隱舟行不為害以故

兩洪主事先後裁省去而統督於河北一郎中然是
洪東連齊魯北界魏趙南通江淮西接梁楚固敵國
必爭之地師行必據之險也况漕渠會通於此則係
國用者尤鉅又不當以水平石隱而易之矣然民唯
邦本今所治在運河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
之汙萊將聽之耶曰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
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是故治黃河即所
以保運河保運河即所以治黃河而或惡黃河之害
也拂而障之是白圭以鄰為壑而今且以吾中原為
壑當事者可無戒哉

議時耳刺

河渠書曰大禹導九河灑九澤功施於三代厥後榮

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衛諸國與淮泗會於
楚則河之合流於淮所從來矣漢興漕渠議數舉廢
河徙則渠不利也及瓠子決汎州郡築宣房其上乃
復禹舊跡焉宋元徙溢不常明金純導河經二洪南
入淮漕事乃定隆慶間高家堰決淮水東注入高寶
諸湖河躡淮後濁流西泝清口遂淤而崔鎮等處河
亦潰淮分則河不利也潘季馴大築歸仁隄翟家壩
約淮水入清口乃闢則淮之能亂河亦能治河所從
來矣語曰鏡已事者智不屈何必神禹之後更有神
禹乎高郵于漕渠僅處百里乃漕渠者高郵之大利
大害也高郵者又漕渠之大利大害也 黃河在山

陽以北由雲梯關入海不在州境之內自前朝末年
治河非人天妃閘口時有黃水過界首高郵漕河遂
淤阻碍運艘又或上流蔡家樓三义及歸仁堤等處
黃河決入洪澤湖衝入周橋翟壩入高郵湖漕堤必
潰其害極大必使淮黃合流淮在南河在北淮可敵
河河水不得南侵天妃閘內止有清水灌入運河周
橋翟壩總無渾水下注始利於漕

高郵州志

河之循太行而北入海也非自禹疏鑿始也岐伯靈
樞經以水配諸經絡而河位在丑屬足太陰脾經則
大陸逆河從古定勢特汨陳於鯀而禹始釐正耳漢
武瓠子之塞竹楫石菑功費鉅萬光武時復決廷議
謂河不當塞游波往來將復九河故道後河果析爲
八以北而千餘年陽侯不驚塞與不塞其效昭昭矣
特漢時河徙不過破民廬舍而今爲輸輓要津百萬
仰哺泗陵東北淮河合襟溢則嚙陵涸則妨運顧此
失彼掣肘可知故治河者當熟察利害知其勢相因
而又知其本末不相涉使陵自爲陵運自爲運則河
不言治而治矣夫運河上資泲汶下資淮泗不藉河
力自河水決入而長慮者有狼兵除寇之喻泗陵淹
迫亦淮之溢而非河咎也夫地有高卑水有源委高
寶汎光淮之委也往者潘公議築高堰固借清淮以
滌濁河之沙而減水諸壩通流如故泗陵無虞比來

行州金鑑卷一百五十九
六

層堤累建勺水不通源委隔絕遂成橫流倘追倣初制稍裁隄防限以斗門使洪流不至下決而清流歸其故則雖有百河不能侵泗陵矣夫蠱之難療也與雜病俱也良醫洞識標本先已其旁疾而後專理元氣庸醫一劑之內攻補雜施且左右驚而不支也

續備考

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

邗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牖者即元史所謂會元牖也泗沂沭汶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為牖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牖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於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於南京自是而北至於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於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琅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

行州金鑑卷一百五十九
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牘天井居其中臨
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
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
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脉濟寧居
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
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牘於此乎盡衆流於此
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
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
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
寧有而棄毋無而悔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
之一事也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

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為運道會
泗沂之水壇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
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
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
蘇則資蒼雪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漂諸山之水至
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
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
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
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
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江間則資黃河與山東
汶泗之水由鎮口間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

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開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

康濟論

刑科彭之鳳河工關係最重疏曰今河決黃家嘴而北淮由翟家壩高良澗周家橋而南淮黃相背分馳以致清口淤淺天妃閘底淤墊臣近見河臣河淮分流不交一疏內云清口河淤淮水不與黃合先行挑掘乃淮水隨挑隨縮直入湖裏致回空糧船阻集目

今急務當思淮之所以退而入湖者受病根源的在何處且天妃閘為運道咽喉不容不力為疏通之計乃不講求實著而惟於天妃閘外另開新河引水接濟又以進口維艱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其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由周家閘行是猶人受病在喉而始穿咽於脇可乎况河防考開載云張福口若決洩入黃河則淮水分而清口淤且黃水漲亦能倒灌入淮故於王簡口張福口等地築堤扞截務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則清口之力專等語今謂張福口支河相連可以疏濬通舟如止目前權宜則可倘即以此為運道萬一淮黃並漲淮水奔注長湖黃水

又復倒灌尾淮水而入以滔天之水四溢於高寶諸湖其爲淮揚隱憂又非僅如前此之沖決焉沙河淹傷數百千人命而已臣反復思維與其苟安目前別開支河爲引水之計不如速固決口堅築隄防會合衆水以爲刷壅洗淤之爲便也 國朝康熙七年部覆總河楊茂勳黃河底墊疏言天妃閘外黃河淮河會流宜築磯嘴長壩逼黃而引淮水等語應如該督所題繼因大臣會閱漕河覆疏云臣等看得清口爲淮黃交會處所漕船行走要路黃水漲發勢必越過淮河淮水返退湖內黃沙逆入運河以致塞滯查得總河楊茂勳題清口添築攔黃磯嘴長壩但所費錢

糧甚多此處暫停興工將黃河北岸對直河灣有挑挖引河之處可以分引黃河之水黃勢力減淮水足以相抵則沙逐水流運道似無滯候若黃水不由引河而行總河再具疏題請仍築磯嘴長壩可也 刑科彭之鳳前疏又曰十年七月總河王光裕兩河情形一疏內稱修救之要在於分黃及議復崔鎮等三壩移季太一壩分黃入海等語臣惟從來治河者每云宜合而不宜分蓋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必然之理必嚴築堤岸使水不旁溢則勢合而力全方能直刷河底此力主分黃之說猶有未盡也若復崔鎮等三壩及移季太壩於黃家嘴舊河地

行水金鑑卷之五十九
面而分殺黃勢先令淮水出口有路是亦導淮濟運
之一法但前人設此四壩支河於北岸者蓋因黃水
悍激堵禦清口淮水無由入河故於清口數十里之
上先殺河勢使淮流得并力以入河然黃水雖由遙
堤適中之地分流而北而究之仍令由東而南仍入
黃河與淮會合并力齊驅由海口之雲梯關而後入
海是清口以上之黃流雖分而清口以下之黃流則
仍合也今據河臣疏云離堤約一百二十里即令入
海是各堤所分之水竟令入海不復迴顧黃流將見
黃河自崔鎮以下其流愈緩淤沙愈停則黃河愈爲
淤塞矣清口淮流又何由入河以濟運乎臣謂必須

相度形勢將四壩所洩之水仍令由東南以入黃河
使之會合淮黃同爲逆河入海之勢此分之終所以
合之而力主分黃之說猶有未盡也

揚州府志

戰國時東吳夫差北伐齊開淮河以運糧給軍而無
漕名秦始皇用兵於邊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河北
漢蕭何輓漕滎陽以援高祖軍後運山東以給中都
唐朝水陸互運開元時罷陝陸運置倉河口漕舟至
河口輸於倉而去縣官催船分入河洛代宗時劉晏
置倉轉相授受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
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歲轉百萬無升斗之溺宋有汴
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四運黃河後淺仁宗罷之變

其法而漕壞元初運浙糧至淮由黃河至中灤陸運入御河達於京後開濟泗至利津入海朱清張瑄始主海運迨安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建閘三十有一名曰會通河歲運不及海運矣明成祖建都北平初水陸河海並濟濟寧同知潘叔正疏開會通舊河增築水閘以時啓閉平江伯陳瑄請疏清江浦以避淮險鑿徐之呂梁石以平水怒於昭陽南旺高寶諸湖築長堤以蓄水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餘以便蓄洩此漕務河道始末也 浙西兩江湖廣之運船掛長帆而涉長江風波之險難避一

也淮之平河橋從前水勢滔天糧船到此多溺覆正德間始作石堰至今過淮無虞二也過淮必從清江龍汪天妃二閘入河閘門一開淮黃二水爭入閘門外高內下勢如建瓴運船直豎而上且船重水凶傾覆可虞此時運糧官丁不寒而栗又恐船不堅固難敵出閘水勢用竹棕二纜束縛船身新船縛一道舊船縛二道一船用千夫力以蝦鬚纜繹之均人力也又設絞關於兩岸助夫力之不及水緩一日夜出船二三十隻水急一日夜出船七八隻出閘之險又險於風波出閘而入黃河若河水瀾漫一望無際灘亦成河船易閣岸催小船盤剝三也河水若發澎湃如

山篙槩難施挽牽無路

皇清總河靳公輔高築堤岡蜿蜒千里牽夫不致望洋
出閘河而至御河流沙或東或西運船遇之淺阻催
船起剝費倍於黃河四也此漕船險阻始末也

淮安府

志

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過高郵生員葛天祚孫晉獻海口圖
蒙

召問對云高郵地形窪下水從滾閘流入下河因無去
路一望汪洋東有海口原係洩水要道若開海口洩
水甚速民田得復耕芸又云往年淮水力弱淮不能

敵黃黃水從天妃口灌入漕河黃水俱是沙泥從下
河流至海口海口閘門甚小水緩沙停日久淤塞並
閘口外之海河亦皆淤塞今開海口宜造大閘與滾
閘相對然開海口必開引河若引河不開水則散漫
開引河務照漕河制度將所挑之泥做成隄岸兼造
閘座水大則束水歸海水小則啓閘灌溉民田 康
熙二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過高郵

召問生員葛天祚孫晉海口形勢對云高郵南有馬飲
塘歷二溝三塚至興化入場北有子嬰溝歷臨澤時
堡入場此二河者滾壩下之引河也其入場水道一

名車輅河達丁溪開口一名白途河達小海草堰開口一名海溝河達白駒開口一名舊官河由北宋莊達天妃石碓開口至於山陽寶應之涇河黃浦二閘從射陽湖下廟灣海口其挑濬之法務從海口自下而上由天妃石碓至北宋莊為第一工白駒草堰丁溪諸河為第二工車輅白途等河接高郵南滾壩之水臨澤時堡接高郵北滾壩之水射陽湖接山陽寶應眾閘之水為第三工若夫馬橋七節橋引湖水下江又在各工告竣之後

高郵州新志

總河張鵬翮題為謹陳節宣之法仰祈

聖裁事案查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工部咨開

九卿會議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張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引河一道會張福裴場等引河之水並力敵黃但黃水會合眾流勢大而力强淮水方出清口一半敵黃一半濟運終虞力分而勢弱故蓄高堰之水以助其勢幸而黃水不大發亦足以敵之若遇黃水大發在糧船過完後仍遵

旨堵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在糧船正行之際遇黃水大發將裴家場引河口門暫閉引清水由三汊河至文華寺入運河以濟運倘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水入射陽湖下海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入射陽湖下海高郵一帶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壩

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凰橋等河洩水入江若
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家壩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
王家營減水壩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應如該督
所題等因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欽遵鈔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該臣
看得黃水漲發由王家營減水壩入鹽河至平旺河
下海經臣具題九卿會覆應如所題等因奉

旨依議速行欽遵在案今時家馬頭堵閉之後漫水已
涸臣率河官親往丈勘鹽河淤塞一千九百一十丈
堤工衝去四千一百八十一丈則前河臣時刷寬一
千二百餘丈因水大未得確實故也又查兩岸殘缺

堤工長一萬九百一十九丈九尺俱係緊要工程復
委員估計挑河築堤約需銀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
兩零檢查舊案此河原係商人運鹽之河康熙二十
六年正月內前河臣靳輔令商人捐銀八萬餘兩挑
濬曾經 題准在案相應仍照往例令商人捐助銀
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零以爲挑河築堤之需且

西淮商人蒙

皇上南巡時沛

浩蕩之恩蠲免加增銀禁止鹽院派取贏餘督撫等
衙門陋規不下數十萬萬商力已裕况捐鹽商之資
以挑運鹽之河當亦衆商所樂從者也但挑汛已過

伏秋繼至減水壩開放為期已迫恐眾商捐解緩不
濟急先照數動加捐及節省銀兩委海州知州張建
烈安東縣知縣彭銘等作速乘時挑河築堤用過銀
兩行令兩淮運使照數於各商名下催解補項此河
一通不特有利於商又能宣洩黃河減下之水兼利
河道且上游一帶田畝受益不小所謂一舉而三善
備焉者矣除估冊另行咨送工部外臣謹具 題伏
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等因康熙四十年三月二十
六日題四月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部議覆奉

旨依議速行

河防志

卷第一百五十九

海數百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邪
邠國賢治河論以爲禹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二
事允治其功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
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治水者其去禹也遠而
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
乃大於禹禹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
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
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
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
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水大
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

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
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
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
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
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
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
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
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
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
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
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

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其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長利哉 袁黃曰昔陳平江瑄宋司空禮之治會通河也驅汶水逆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臨清為開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接徐沛為開二十有一貯六分之水者其開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開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開而東焉當時故開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

壞也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浦坊在淮安府城西累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鋸牙見宋史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磯背取相激而名今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磯背之制下布七星椿椿上繫以石石有筍筍相入縫有錠錠三層灌以糶汁砌以油灰長千尺袁氏以為陳平江所創或云天順間遣都水郎中督工於滿浦坊作石鋸牙未知孰是磯背為治河要策萬曆初漫入水中微露形跡今清江浦尚有之其濁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濬者磯背之力也 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於高堰

河亦決於崔鎮漕臣王宗沐修塞之

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躡淮後徑趨

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淤海口幾為平陸

萬曆三年高堰復決於是山鹽

高寶興泰諸處悉為巨浸黃水躡淮之後濁流西溢

浸及鳳泗清口填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

河臣潘季馴以為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

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

濁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

徐鳳泗不免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

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

在高堰北經大小澗 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大澗口為衝決要處築石隄以護之長數百丈 歷阜

陵湖 在堰西南 周家橋 北去堰四 翟壩 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為山陽

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兩關及西隄四十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決則高郵南北衝溢無時矣 以捍淮之東侵又以

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

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

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之 隄在清口西三里後議者又以東淮木迤於張福隄窪處黃韶王簡二口

置減水二閘淮溢則縱之外出黃溢則遏其內侵王簡口亦曰王家口 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

畢趨清口會黃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

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季馴

云 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卑薄無所加隨即圯壞至是經理始盡制焉 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

澗 在淮安府西南七 凡二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

清口沙壑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

湖與山溪之水暴侵泗州陵州城淪沒科臣張仝程

請導淮分注江海以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

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

溢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

家墩涇河開涇河在寶應縣北三十里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減

水石閘子嬰溝在寶應南六十里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岔河下

涇河一自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

洋湖在寶應縣東南四十里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宣洩不及南

注各湖為患又開高郵西南之茆塘港在州西南六十里通邵伯

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在揚州府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一魁所舉行之大抵本

全程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

閘之外無所為治淮長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

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

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

三丈有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

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

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邪萬曆二十

一年淮漫高堰隄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

加決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

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處于時泗城亦復

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寶

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濱海諸

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為下與高

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為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過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水益橫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論者以導淮為秘計而不察其為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曷有窮已耶 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

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為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

之水

焦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於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溜溝入漕是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 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

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為明之上策矣至於

黃淮既合則惟以堰閘為務

堰高家堰閘淮南諸湖閘口

因時修固則

淮不南分助河刷黃使海口無壅故潘尚書論治河之要曰河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

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
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
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
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為長策唯
張戎之論不然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
潘公深得其意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
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
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語曰守病不
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禹貢錐指

自周定王時河徙歷漢唐至宋熙寧十年而始與淮
合河曷為徙也中高者外溢流緩者沙停水性下也
地勢北高而南下也上流急下流淤不決不得也決
不南不得也合于淮奈何曰昔之淮敵河今之淮從
河敵河而淮強從河而淮弱淮強而流迅淮弱而沙
壅必致之勢也武陟之決口塞矣乎河底之高皆是
也淤不滌流不暢將別有潰決之處可憂也於是
有斷黃右臂之法有助淮刷黃之法沁水之入黃也黃
益熾非古也沁水古入衛者也隋大業七年始引入
黃征高麗恐河不能濟運引沁水以大其勢故也河
之南徙也沁仍入衛矣天順間沁再入河無制之者
也今莫若仍引沁水入衛以殺黃勢或疑衛不能容
今日而不能容大業天順獨能容耶夫誠能分沁水

使不入黃則黃之右臂斷矣。睢水受商邱寧陵永城夏邑豐碭虹靈璧無源之水，從宿遷白洋河小河口入黃前，人防其入淮，築歸仁隄以捍之。順治時，河決入小河口，而白洋河入黃之道遂淤。靳文襄開便民閘，導之入淮，淮不能容，而旁洩六壩，遂為高寶興泰七邑之災。張文端、建安仁利仁諸閘，東水入黃，去白洋河小河口僅數里，地勢高仰，不能入河。今莫若相形勢，開引河，使永遠入黃水，小則助淮，出清口以刷黃水，大則清口以上，淮不能刷，沙雎為之刷，是謂助淮刷黃之法。右臂斷，安豫也。黃沙刷，又淮也。曷為必於斯二者復故道，不能行，築隄坊不可恃。

鮑斐英治河說

河源出土番有泉百餘泓，望之如列星，是為星宿海。我

聖祖仁皇帝上諭有云：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必詳考圖籍，詢問方言，務得其正。如河源之星宿海，元史謂之火敦腦兒，今番名鄂敦他拉，蒙古名禾羅木，譯語皆星宿海之字耳。至哉。

王言廣見博聞信而有徵矣。東流三百里，羣川流合浸大遂，名黃河。又東六七百里，至崑崙山，山綿亘五萬里，河隨山足而東，又東北流千餘里，有細黃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四五百里，至西寧衛之西南，又四百餘里，至積石山，即禹貢導河之處矣。由積石山入

塞經陝西臨洮府河州北西寧衛南又東經蘭州北
又東經寧夏衛南又東北出塞外經三受降城之南
河套之北又經榆林衛北至山西廢東勝州復折而
南入塞內南經延安府府谷縣東神木縣南而入葭
州界又經州城東河之東岸為山西河曲縣及保德
州興縣之境又東經吳堡縣東及綏德州東河之東
岸為山西臨縣及永寧州寧鄉縣之境又南經清澗
縣東及延川延長二縣之東河之東岸為山西石樓
及永和大寧三縣之西境又經宜川縣東河之東岸
為山西吉州及鄉寧縣之西境又南經陝西西安府
韓城縣東龍門在焉自龍門南流與汾水合又南經

陝西郃陽縣東河之東岸為山西滎河縣臨晉縣又
南經陝西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
河之東岸為山西蒲州又南經雷首山西至潼關衛
北折而東是為河曲經河南陝州之閩鄉縣北又東
經靈寶縣北河之北岸為山西芮城縣又東經陝州
北河之北岸為山西平陸縣又東過底柱又東經河
南澠池縣北河之北岸為山西絳州之垣曲縣又東
經河南新安縣北又東經洛陽縣北又東經孟津縣
北河之北岸為濟源縣孟縣即孟津也又東經鞏縣
北洛水入焉河之北岸為溫縣濟水入焉又東經汜
水縣北又東經滎陽縣北河之北岸為武陟縣沁水

入焉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河之北岸
為獲嘉縣又東經原武縣南又東經陽武縣南又東
經延津縣南又東經祥符縣北河之北岸為封丘縣
又東經陳留縣北又東經蘭陽縣北又東經儀封縣
北又東南經睢州北又東南經考城縣北又東南經
商止縣北河之北岸為山東曹縣又東經河南虞城
縣北又東經夏邑縣北河之北岸為山東單縣又東
經江南徐州之碭山縣北又東經豐縣南沛縣南河
之南岸則為蕭縣又東經徐州北與泗水合又東南
經鳳陽府靈璧縣北又東南經淮安府睢寧縣北河
之北岸則為淮安府之邳州又東經宿遷縣南又東

經桃源縣北又東經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是為淮黃
交匯處清口在其上又東經山陽縣北清江浦總河
行署在焉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於海自清口
至此皆古淮水為黃河所奪海自鹽城東北經山陽
縣東折而西北為黃淮入海之口 浙江杭嘉湖三
府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皆有運河本一水相通渡大
江入瓜洲江西湖廣及江寧諸府則自大江入儀真
是為瓜儀運河瓜洲至揚州府江都縣三汊河以南
計程二十七里儀真縣至三汊河以西計程七十二
里屬江防同知管轄瓜洲有二閘曰廣惠曰通惠儀
真有四閘曰響水曰通濟曰羅泗曰攔潮蓋因江潮

行水金鑑卷一百六十一
十
吞吐消長靡常故置閘以啓閉行漕者也自三岔河起至淮安府山陽縣交界黃浦止歷江都高郵寶應三州縣計程二百六十里其汛五曰江都汛曰高郵汛曰永安汛曰汜水汛曰寶應汛屬揚河通判管轄其三州縣沿堤所設閘壩涵洞多不勝書皆所以宣洩運河之水者也自山陽縣黃浦起北至甘羅城迤西山清外河交界清口止計程九十六里有奇自黃浦至季家淺長八十一里有奇係山陽縣境自季家淺至甘羅城迤西長十五里有奇係清河縣境其汛三曰裏河下汛曰裏河上汛曰運口汛有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張莊引河一道長一

千六百七十丈又裴家場爛泥淺三岔等引河俱挑浚深通合衆引河之水會出清口併力敵黃水之沙屬淮安裏河同知管轄向者漕舟自清口出黃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入運河康熙二十六年總河靳文襄公以黃河風濤之險請自駱馬湖鑿渠歷宿遷桃源二縣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三十八年總河于振甲公因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次年總河張文端公又以新中河淺狹未足行運且盛家道口河頭灣曲漕舟輓運不順乃於三義壩以下用新中河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六十一
廿

半三義壩以上用舊中河之半合為一河重加挑浚
設兩中河通判管理自清河縣西三里許黃河口門
起至桃源縣交界三岔止計程一十七里安清中河
通判所轄自桃清交界三岔起至宿遷境內張莊運
口止計程一百四十里有奇宿桃中河通判所轄宿
遷運河自張莊運口中河頭起至邳州交界窑灣口
止計程四十七里屬宿虹同知管轄邳州運河自宿
遷縣交界窑灣口起至山東嶧縣交界黃林莊止計
程一百二十里屬邳睢同知管轄有貓兒窩迤上滾
水大壩萬家莊石壩馬莊集石壩又上下竹絡壩三
窑灣竹絡壩一俱洩運河出岸之水由隅頭河入駱

馬湖者也洳河歷嶧滕沛三縣計程一百九十六里
跨山東江南二省間嶧縣河道南自邳州黃林莊起
北至滕縣界朱姬莊止計長九十八里有八閘曰臺
莊曰候遷曰頓莊曰丁廟曰萬年曰張莊曰德勝曰
韓莊滕縣河道南自嶧縣界朱姬莊起北至江南沛
縣界劉昌莊止計長五十里沛縣河道南自滕縣劉
昌莊起北至魚臺縣界王家口止計長四十八里有
三閘曰夏鎮曰楊莊曰珠梅屬兗州府洳河通判管
理南旺湖南自沛縣界辛莊橋王家口起歷魚臺縣
濟寧州濟寧衛鉅野縣嘉祥縣至汶上縣袁家口閘
迤北東平州交界止計程二百七十五里其魚臺縣

河道南自沛縣界王家口起北至濟寧州四里灣交
界止計長八十五里有三閘曰邢莊曰利建曰南陽
濟寧州河道南自魚臺縣四里灣交界起北至五里
營之東濟寧衛交界止計長七十五里有十閘曰棗
林曰魯橋曰師家莊曰仲家淺曰新閘曰新店曰石
佛曰趙村曰在城曰天井又有月河閘三曰下新曰
中新曰上新濟寧衛河道南自五里營迤東濟寧州
交界起北至曹井橋迤北鉅野縣交界止計長一十
七里有奇鉅野縣河道南自濟寧衛曹井橋迤北交
界起北至嘉祥縣大長溝迤南交界止計長二十五
里有通濟閘嘉祥縣河道南自鉅野縣小長溝迤北

交界起北至汶上縣孫村交界止計長一十六里汶
上縣河道南自孫村嘉祥縣北界起北至靳家口東
平州南界止計長五十六里有奇有五閘曰寺前鋪
曰南旺上曰南旺下曰開河曰袁家口屬兗州府運
河同知管轄按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周漕渠兩涯
共一百八十里中有二長堤漕渠貫其中畫而為三
漕渠西者為西湖即名南旺湖一名汶河漕渠東者
為東湖在汶河堤南名蜀山湖在汶河堤北名馬踏
湖南旺縈迴九十三里明成化間始為石堤嘉靖萬
曆間累築湖堤復添築子堤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
座蓄洩濟運原湖二千七百頃向除子堤畫界處高

亢地及宋尚書白老人香火地二百八十頃外其二
千四百餘頃為水櫃隨堤內開大渠以湖身北高南
下復穿小渠二十餘道縱橫聯絡使湖水通流備濟
萬曆十七年張居敬奏請南旺等湖於高下相承之
地築一東湖小堤堤內為水櫃堤外為湖田聽民耕
種庶界限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於侵占官司易於
稽查詔從之是南旺諸湖有淤高之地自昔已然其
所以不令名種者慮其有害於運也今西湖積沙日
久高地雖多而低窪之處仍以蓄洩濟運宜開浚深
通復其舊界否則漸為平陸一遇旱暵難以行漕矣
距汶上縣十三里有何家壩為南旺湖之尾閘此口

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口而傷運河之堤南旺
之水遂涸萬曆二十四年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
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
脊也潘宮保河防一覽曰南旺地高決諸南則南流
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
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
番法如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如
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當其南也
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
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即遇旱暵無不克濟此誠
力不勞而功倍也張秋河南自東平州靳家口上接

汶上縣河道北界起北至陽穀縣官窑口接東昌府
聊城縣河道南界止計程一百五十五里歷東平所
東平州壽張縣東阿縣陽穀縣屬兗州府捕河通判
管轄東平所河道南自東平州河道北界牌起北至
安山閘接東平州河道南界止計長十二里在東平
州河道之內東平州河道南自安山閘接東平所河
道起北至戴家廟閘下三空橋接壽張縣南界止計
長三十里有二閘曰安山閘曰戴家廟閘又北自安
山閘起南至靳家口汶上縣北界止內除東平所河
道一十二里實管河道一十八里有一閘曰靳家口
閘按戴村壩距東平州六十里一名周李村長五里

汶水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永樂九年
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計分水南旺築此壩橫遏汶
水南流會通河始濟運誠全河之屏障也壽張縣河
道南自東平州界戴家廟閘下三空橋北至河灣鋪
接東阿縣南界止計長二十里內沙灣運河西岸有
積水閘每年伏秋鄆濮等處倒坡之水接流至此濟
運東阿縣河道南自沙灣鋪接壽張縣北界起北至
五里鋪接陽穀縣南界止計長十五里其隄岸北自
陽穀縣河道荆門閘上紅廟起南至沙灣鋪止安平
鎮居其中安平即張秋係陽穀壽張東阿三縣地爲
漕運之咽喉也陽穀縣河道南自五里鋪接東阿縣

北界起北至官窰口鋪接東昌府聊城南界止計長六十里有六閘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阿城上曰阿成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縣有阿井深七八尺蓋濟水之所經也上河南自兗州府陽穀縣界官窰口鋪起北至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界臨清州鹽店止計程一百七十七里歷聊城縣東昌衛收并平山衛堂邑縣博平縣德州衛收并左衛清平縣臨清州屬東昌府上河通判管轄聊城縣河道南自陽穀縣界官窰口鋪起至堂邑縣界西岸梭堤博平縣界東岸呂家灣鋪止計長六十三里有四閘曰周家店曰李海務曰通濟橋曰永通西岸有進水閘二座如遇伏秋霖

潦坡水積聚則開此引河入河以利漕東岸有出水閘四座如遇河水漲發則開此洩水東流入海堤岸不致衝決本縣河道內有東昌衛收并平山衛河道一段僅三里地名南龍灣北自本營界碑起南至鄧家樓界碑止係在西岸一邊也堂邑縣河道南自聊城縣界梭堤起北至清平縣界函谷洞止計長二十五里係西岸一邊與博平縣對岸其河道截分一十七里半內建二閘曰梁家鄉曰土橋西岸進水閘三座伏秋霖潦則開此引河入河以利漕運矣博平縣河道南自聊城縣界呂家灣鋪起北至清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止計長三十五里係東岸一邊與

堂邑縣對岸其河道截分一十七里半東岸減水閘
五座河水漲發則開洩東流入海矣德州衛收并左
衛南河河道計長六里在清平縣河道之內清平縣
河道南自博平縣界魏家灣迤南田家口起北至臨
清州界二十里鋪止內有戴家灣閘臨清州河道南
自清平縣界二十里鋪起北至直隸清河縣界鹽店
止計長四十里有磚閘板閘各一座西南衛河水來
與汶河合流矣下河南自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
起北至直隸河間府吳橋縣交界降民口鋪止計程
三百二十七里歷清河縣夏津縣武城縣故城縣恩
縣德州德州衛德州左衛屬東昌府下河通判管轄

清河縣河道南自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起北至
夏津縣界孫家口止計長二十里夏津縣河道南自
清河縣界孫家口起北至武城縣界橫河口止計長
一十七里武城縣河道南自夏津縣界橫河口起北
至故城縣界冷家墳止計長一百四十六里故城縣
河道南自武城縣界冷家墳起北至恩縣界孟家灣
止計長一十六里恩縣河道南自故城縣孟家灣起
北至德州界曹家口鋪止計長一十二里德州河道
南自恩縣界曹家口鋪起北至德州衛界下八里塘
止計長一十五里德州衛河道南自德州界下八里
起北至直隸吳橋縣界降民口鋪止計長八十九里

德州左衛河道夾在德州衛河道內計長一里有奇
河間府景州吳橋東光南皮交河五州縣河道南自
山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起北至天津衛交界白
洋橋止計程一百八十四里屬河間府管河通判管
轄景州河道南自山東德州衛交界石碑起北至直
隸吳橋縣交界清水灣石碣止計長二十四里吳橋
縣河道西岸南自景州交界清水灣起東岸南自山
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起至東光縣交界止計長
二十四里東西兩岸有六淺南有四淺錯落山東德
州衛六十餘里河道之間東光縣河道南自吳橋縣
交界起西岸至交河縣交界楊家園止東岸至南皮

縣交界十二里口止計長六十里南皮縣河道南自
東光縣交界十二里口起東岸至天津衛交界蕭家
樓止計長八十六里交河縣河道南自東光縣交界
楊家園起西岸至天津衛交界白洋橋止計長八十
二里天津運河南自山東臨清州衛汶合流而北至
天津會潞河入海故亦名衛河北自順天府武清縣
交界三岔河起南至東岸河間府南皮縣交界西岸
河間府交河縣交界白洋橋止歷天津衛河間府之
滄州青縣順天府之霸州靜海縣計程三百四十五
里屬天津同知管轄滄州河道有七淺青縣河道主
簿經管河東有五淺巡檢經管河東有二淺主簿經

管河西有三淺巡檢經管河西有三淺霸州河道計長三里錯落於靜海縣境內靜海縣河道南自趙家窪起北至小園止計長一百四十五里天津河道錯落於靜海青縣滄州間天津東岸有十淺左衛東岸有八淺右衛東岸有五淺天津衛西岸係霸州靜海地方天津左衛西岸有六淺右衛西岸係交河縣地方青縣界內有滹沱河發源山西繁峙縣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岔河口入運河有盤古溝在縣南十五里深三丈雖大旱不竭東流入於衛濟運矣直隸武清香河二縣通州一州運河北自白河富河合流四十里至張家灣而通惠桑乾諸河

入焉南流至天津出海所謂潞河也亦稱白河南自天津衛交界起至通州石壩止計程三百四十二里屬揚村通判管轄武清縣河道南自天津衛交界望海寺起至香河縣交界紅廟村止長一百九十六里香河縣河道南自武清縣交界紅廟村起北至通州交界板罾口止計長三十一里通州河道南自香河縣交界起至本州石壩止計長一十五里其三州縣隄岸有官修民修之不同焉通惠河源則自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南會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灤東入 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少東由月橋通流

內府環繞

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由大通橋東下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其自通州以抵 都城有十閘曰通流曰普濟曰平津下曰平津上曰慶豐曰澄清曰高梁曰白石曰廣源曰青龍皆通惠河經行之所河防一覽云楊村以北通惠之勢有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既難建閘以備節宣惟有濬築之功殊為喫緊此言黃運兩河之梗槩錄成人見之曰此湖州鏡也兩河千萬里而遙一目了然矣吾湖製鏡始於李唐薛氏故曰薛鏡若夫兩河相關之故則有前人之成

說具在蓋黃河自河南武陟以至江南之淮安一有潰決則運河自山東張秋以至揚州在在危險以故前朝潘宮保印川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近代河官多弘安之言曰病淮而并以病運者莫如河而敵黃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故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而治高堰尤治淮之首圖又聞之前輩胡肅明先生曰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宮保之所禁也旨哉三說得治河之三昧矣我又何敢復贅一辭

小谷下兩河薛鏡

行水金鑑卷一百六

三

卷第一百六十

